

悬疑考古探险小说

尤若西◎著

XUNBAOLIEREN
寻宝猎人
第1季

踏破罗马帝国的匈奴王阿提拉，
令欧洲人恐惧的『上帝之鞭』，
他的神秘宝藏今归何处？

匈奴王 宝藏

THE HUNNAN
TREASURE



中国工人出版社

宝藏 凶奴王

天书
尤若西◎著

XUNBAOLIEREN
寻宝猎人
第1季

悬疑考古探险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匈奴王宝藏 / 尤若西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008 - 4830 - 1

I. ①匈… II. ①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632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120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6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 子	古墓之夜	001
第一章	藏宝图	004
第二章	入海求珠图	013
第三章	火焰山下的吐鲁番	024
第四章	第二幅入海求珠图	032
第五章	八卦中的天山	040
第六章	神秘老人	050
第七章	滴血的蝴蝶	058
第八章	数字密码	067
第九章	地下迷宫	078
第十章	古墓干尸	086
第十一章	粟特商人	094
第十二章	黑暗中的眼睛	105
第十三章	通灵古玩店	112
第十四章	飞来的砖头	121

第十五章	尘封的档案	128
第十六章	匈奴角力铜饰牌	134
第十七章	博物馆惊魂夜	140
第十八章	十三州志	150
第十九章	重新推理	158
第二十章	山外有山	165
第二十一章	故布疑阵	172
第二十二章	黄沙古城	178
第二十三章	遗失的钥匙	186
第二十四章	螳螂捕蝉	194
第二十五章	黄雀在后	202
第二十六章	图穷匕见	208
第二十七章	九宫锁	215
第二十八章	匈奴王的宝藏	224
第二十九章	夺宝奇兵	233
第三十章	真相	241

引子 古墓之夜

四十年前。

新疆，凛冽的寒冬。

一望无际的亘古荒野，数十里杳无人烟的冰雪冻原。

空寂的夜空里，几颗孤零零的星星闪耀着冰冷的光，除此之外，便是无尽的苍茫。

地下，十数米深的地方。

这里本该是幽冥的世界，荒寂的死地，却突兀地插着一支似燃似熄的火把，发出时隐时现的黄蓝色光芒。

借助微弱的火光，只见一具保存完好的男性干尸静静地躺在一张破芦席上。

男尸没有木棺，也没有尸床，除了覆在身上的一块小毡毯外，没有其他随葬品，似乎是在贫困孤独中客死异乡。

按照常理，这样一个身份卑微的死者是绝不应该享有如此规模的墓室的，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个掘前代旧墓以利用其墓室的实例。也就是说，这位死者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偷偷占用了别人的墓圪。

突来的一束光，精准地落在男尸身上的毡毯上，缓慢而仔细地巡梭着。

原来在干尸的旁边，无声地蹲伏着三个人。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两个斯文干净的青年。

三人相隔几尺，久久凝神不语。

片刻之后，打着手电的那名白衣青年终于忍不住问：“教授，这是……匈奴毡绣？”

老者微微颌首：“不错。”

另一名蓝衣青年的脸上却现出困惑的神色：“可是，这幅毡绣上的图案为什么这么奇怪？”

“你也看出来了。”说起这个，老者的神情不自觉地凝重起来，“我也不能肯定，但是如果我没猜错，这幅毡绣应该跟阿提拉有关系！”

匈奴王宝藏

“阿提拉?”白衣青年忍不住问了句,“谁是阿提拉?”

“阿提拉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匈奴王。”蓝衣青年简单解释道,“他被西方人称为‘上帝之鞭’,与几百年后侵入欧洲的成吉思汗齐名。”

老者眼中不禁有了些许赞赏的神色,继而,转向白衣青年语重心长地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考古离不开史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考古学者,就必须要有扎实的历史根基!”

“我知道了。”白衣青年的脸上闪过瞬间的尴尬,然后是一种强烈的好奇,“为什么说这幅毡绣跟阿提拉有关系?”

老者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个年轻人虽然聪明,但是做事急躁、不求甚解,恐怕终究难成大器。

叹了口气,老者讲起了这位伟大的匈奴王。

匈奴是中国古代一支游牧民族,一度十分强大,后来经过汉武帝时期的三次大规模战争后,元气大伤,分裂为南北二部。

南匈奴归顺汉朝,北匈奴不愿臣服,被迫向西迁徙。

公元5世纪中叶,西迁的北匈奴终于迎来了匈奴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阿提拉。

阿提拉在位期间,他的无敌铁骑几乎踏平欧洲平原,欧亚各国纷纷俯首称臣,匈奴帝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占有疆域空前辽阔,同时也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公元453年,正当匈奴帝国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这位伟大的匈奴王却离奇地死在了新婚之夜……

“什么人?!”蓝衣青年忽然一声暴喝,惊疑不定地望向那条黑洞洞的幽深墓道。

老者和白衣青年吓了一跳,不由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幽深的墓道静静地盘踞在黑暗之中,就像一个能吞噬一切的黑洞,模糊而张狂。

墓室里鸦雀无声,三人甚至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

“墓道口是我们自己从里面堵上的,外面不可能有人进得来。”老者渐渐镇定下来。

“可是,我刚才真的听见墓道里有脚步声!”一向沉稳的蓝衣青年此刻不禁有些焦急。

闻言,老者刚刚舒缓的眉头又紧紧地纠结了起来。

墓道依然黑暗、平静,然而三人都感觉到四周的空气似乎有些诡异的扰动。

“我去看看!”蓝衣青年站了起来,接过白衣青年手中那把仅剩的手电,晃动着已经有些微弱的光束,一步步向墓道深处走去。

眼看蓝衣青年渐渐走入那片仿佛深不可测的黑暗,老者忍不住低喊了一声:“要

小心！”

老者话音未落，蓝衣青年却忽然惨叫一声，咕咚栽倒在地。微弱的手电光剧烈地晃动几下，便骤然熄灭了。

墓道顿时陷入了无边的黑暗和死寂。

白衣青年霍然起身，毫不迟疑地一把拔起旁边那支似燃似熄的火把，疾步冲向墓道。

老者想要阻拦，却已经来不及了。

冲入墓道的白衣青年闷哼一声，紧接着便是重物倒地的声音，那支火把也终于完全熄灭了。

古墓里一片漆黑。

黑暗中，老者敏锐地感觉到一双眼睛正在默默地注视着他。

那双眼睛以守株待兔之姿，黄雀在后之态，静静地蹲踞在黑暗中，灵活地一眨一眨，闪烁着连狐狸也难以企及的狡诈。

老者咽了咽唾沫，有些惊慌地四处摸索着自己的考古背包，他记得那包里有一柄锋利的铁铲……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脖颈处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老者知道自己被什么钝器击中了，紧接着，便是一阵天旋地转，他软软地倒了下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股甜腥的气息钻入鼻腔。

那是血的味道。

老者渐渐恢复了意识，伸手往自己颈后一摸，黏糊糊的一片。

他挣扎着起身，一步步向墓道走去。

墓道中，两个青年一前一后地昏倒在地上。

堵住墓道入口的那块大石已被搬开，逼人的寒气和着呛鼻的土气，卷着大片的雪花扑面而来。

老者终于想起了一件事，他猛地回过头。

只见那具干尸依然静静地躺在破芦席上，可是尸体上的那块匈奴毡绣却已经不翼而飞……

第一章 藏宝图

清晨，风清露白。

院子中央两株巨大的海棠开得正盛，累累绽放的花朵挂着露珠，更显得娇红绰约的花瓣微微透明、莹然生光。

一阵微风拂过，轻薄如绢的花瓣点点地飘落到秦天涯挺拔俊逸的身上。

不过秦天涯却没有赏花的雅兴，他皱眉掸落身上的花瓣，跟着一个身材瘦削的男子大步向假山旁的一座小亭走去。

小亭之中的石桌前，一人正独自默默烹茶。茶烟一缕轻轻扬起，四周清香不绝。

“沈先生！”身材瘦削的男子在小亭外站定，毕恭毕敬地轻声道，“秦先生已经来了。”

烹茶的男人闻言抬起头，只见他五十多岁的年纪，保养得宜，不算浓密的头发，微微发福的肚子。很难想象，这个面貌普通、气定神闲的男人正是国内商界叱咤风云的沈氏集团主席沈以德。

沈以德扫了秦天涯一眼：“请坐吧。”

秦天涯也不客气，径自在沈以德对面坐了下来。

“大清早把你叫到这里来，希望你别介意。”茶已烹好，沈以德斟了一杯递给秦天涯。

莹碧的春茗盛在雪白的骨瓷茶杯里，清茶微晃，顿时摇起四座清香。

“看来您收到了我的信。”秦天涯欠身接过茶杯，开门见山道，“是不是需要我再具体解释一下？”

“不急。”沈以德端起茶杯轻啜了口茶，淡淡地说，“我看，还是先让我的秘书说两句。”

那名身材瘦削的男子闻言立刻上前一步，挺拔得犹如一支标枪，打开手中的文件夹，朗声念了起来。

“秦天涯，已故考古专家秦汉的独生子。曾先后就读于三所大学的历史系、物理系和考古系，成绩优异，但全部中途辍学，无一毕业。现为‘天涯寻宝协会’会长。

据调查，‘天涯寻宝协会’没有在任何机关登记的记录，除会长秦天涯以外，也没有其他任何成员。该协会职能不详，成立两年，至今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仅依靠秦天涯偶尔出售的来历不明的古币和年代不远的饰品等小物件勉强维持生计。”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在念到“来历不明”这四个字时，那位“标枪兄”还瞟了秦天涯一眼，特意加重了一下语调，很有些狗眼看人低。

秦天涯剑眉微微一扬，从这种一见面就扒下裤子，先打一顿杀威棒的作风来看，这位沈老板很可能也是《水浒传》的忠实读者。

果然，沈以德似笑非笑地说：“恕我直言，你的这份简历看起来似乎并不那么光彩。”

“不光彩？我倒不觉得！因为寻宝人这个职业在中国并不普及，人们大多把寻宝同挖坟掘墓的盗墓混为一谈，所以我的寻宝协会曲高和寡、无人问津也很正常。”说到这里，秦天涯桀骜不驯地笑了起来，“另外，我确实先后读了三所大学，也确实都没有毕业，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毕不了业，只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拿那张没用的文凭罢了！”

“没用的文凭？”沈以德挑了挑眉，“这恐怕只是你的看法吧！”

“当然，这属于个人观点，不好推广！”秦天涯话锋一转，“可是据我所知，沈主席虽然身居高位，却好像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文凭吧！”

沈以德唇边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他头也不回地伸出手，身后的“标枪”先生立刻适时地递上一张信纸。

秦天涯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正是自己写给沈以德的那封信。

冒昧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寻宝人，或者你也可以叫我寻宝猎人。所以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当然是跟寻宝有关。

跟很多人的想象不同，寻宝其实并不是一件虚妄的事。

比如，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他曾将亿万金银采取窖藏的办法埋于四川。很多清朝文人的笔记、史书中都曾提到此事，清朝官修《明史》的编纂者对这条史料也持肯定态度。

另外，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据传还留有一纸宝藏示意图，图上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的八字隐训，如今藏宝图虽然已经不知所踪，但石达开的藏宝仍被列为世界五大军事藏宝之一。

可以说，历史就是文字证明，文物就是实物证据，寻宝的过程如同推理，只有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抽丝剥茧的分析，缜密精准的判断，才能最终拨开重重迷雾，找到那些消逝了千年的巨大宝藏！

匈奴王宝藏

美国人梅尔·费雪为了找到沉没的西班牙运金船，押上了全部家当，并且发动了妻子和儿女，经过30年努力，终于找到了大名鼎鼎的“阿托卡夫人号”，使得价值4亿美元的40吨财宝重见天日……

而现在，正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摆在你的面前。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你上个月在拍卖行拍下的那幅匈奴毡绣之中，其实隐藏着匈奴王阿提拉宝藏的巨大秘密……

近年来沈以德收藏了很多匈奴时期的古玩，所以他对于这位匈奴王阿提拉并不陌生。

据史料记载，阿提拉在位期间，匈奴帝国积聚了惊人的财富，阿提拉也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帝王。可是阿提拉本人的生活却极为节俭，掠夺来的全部财富都存在“国库”里（典型的中国人，喜欢存钱）。

然而，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也不投资房地产），所以这巨大的“匈奴王宝藏”究竟藏在哪儿，在当时便已传闻颇多。

“你说……那幅匈奴毡绣中隐藏了阿提拉宝藏的秘密，是吗？”沈以德眼中的精光一闪而逝，“你凭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父亲生前的手札中提到过这幅毡绣，他热衷匈奴历史，曾经做过大量研究，应该说是他最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秦天涯俊朗的脸上镌上了几许凝重，“后来我亲眼见到这幅毡绣之后，又进一步得出了这个结论！”

沈以德淡淡地说：“你觉得你有多大的把握？”

秦天涯神情凛冽：“我有……九成的把握。”

“九成？”沈以德不置可否，他眯起眼睛看着秦天涯，似乎在估量着这句话的可信度。

“九成！”秦天涯笃定地答道，“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分析给你听！”

沈以德显然认为现在还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扬了扬手中的信纸，似笑非笑地说：“那么你这又算是什么？广告？求职？你是想让我加入你的寻宝协会还是想让我聘请你这位寻宝会会长？”

“很抱歉，两者都不是！”秦天涯的目光愈发深沉，仿佛饱蘸了浓墨一般，“我想跟你合作寻宝！”

“合作寻宝？”沈以德不无嘲讽地扬了扬眉，“如果我没记错，那幅毡绣花了我480万，请问你拿什么作担保跟我合作寻宝？”

“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秦天涯说，“看来我有必要给你讲讲这幅毡绣的来历。”

“什么来历？”沈以德有些不以为然，“不就是一个农民家里祖传下来的吗？”

秦天涯摇摇头，缓缓地讲起了两个月前的一天。

两个月前。

一个皮肤黝黑，瘦得近乎干瘪的老人突然来到秦天涯的工作室，手中拎着一个蓝布包袱。

“你有什么事吗？”秦天涯有些奇怪。

老人略显拘谨地拍了拍蓝布包袱：“我想让你看看这件东西！”

秦天涯明白老人所谓的“看看”是什么意思，他懒懒地说：“那恐怕你走错了地方，我这儿可不是什么鉴定机构。”

“我没走错！”老人竟然摇摇头，“我就是来找你的，你不是秦汉的儿子吗？”

秦天涯讶异地挑了挑眉。

“我跟秦汉是老相识了，他没跟你提过吗？”

“唔。”秦天涯有些莫名其妙，只好含混地应了一声。

老人见状似乎有些失望，喃喃地说：“看来他是没提过。”

“你……认识我父亲？”秦天涯皱眉道。

老人点点头：“当年‘文革’的时候，秦汉下放到我们村，跟我在一个小队里干活。”

秦天涯俊朗的脸上看不出表情。

老人干枯的大手轻轻地摩挲着那个蓝布包袱：“这件东西……他当年给我看过。”

秦天涯眼中掠过一丝阴郁：“有件事你可能还不知道，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我知道。”老人浑浊的眼里流露出浓浓的惋惜，“我已经去过学校了，人家告诉我秦教授去年就去世了！”

老人似有无限唏嘘：“唉！好人不长命啊！”

似乎不想继续这个话题，秦天涯眯起眼：“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大学里的人告诉我的，他们说秦教授的儿子在这里开了个什么寻宝协会，所以我就来了。”

秦天涯闻言唇边泛起桀骜不驯的冷凝笑意。

嘿！果然又是那帮讨厌的老家伙！

他十分清楚那帮老顽固对他的看法——异想天开、离经叛道、不务正业的不孝子！至于自己成立的这个“天涯寻宝协会”，更是那些老家伙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柄。

“我也不知道这‘寻宝协会’是干什么的，但有个‘宝’，你又是秦汉的儿

匈奴王宝藏

子……”老人此刻显得有些忐忑，缓缓地把蓝布包袱推到秦天涯面前，“所以，我想请你给看看，这到底能值多少钱？”

秦天涯并不急着打开包袱，只是平静地看着老人：“你刚才说，我父亲曾经看过？”

“是啊，说来话长。”老人叹息一声，“一晃都三十多年了。”

“这么说是‘文革’时候？”

“对！”老人看出来了，今天不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眼前这个年轻人是不会给他看东西的。

叹了口气，老人讲起了事情的经过。

那一年，是秦汉下放到靠山村的第三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秦汉见到了他们家的一块旧毡子，可就是这么一块破毡子，秦汉竟然如获至宝，还偷偷告诉他这是一件什么什么文物，很珍贵。可是那个年代很少有人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他怎么看也看不出来这块破毡子有什么珍贵的地方，于是顺手就放到了箱子底儿。

一晃就是三十多年。

去年他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鉴宝的节目，这才知道原来所谓的“文物”竟然这么值钱，想起当年秦汉的话，他不由得动了心思，决定碰碰运气，带着毡子进了城。

县城文物所的人看过之后说这还真是个好东西，但具体值多少钱，他们也拿不准，最好是去省城请专家鉴定鉴定，于是他咬了咬牙，索性带着毡子来了北京。

听到这里，秦天涯不再说什么，只是缓缓地伸手打开了面前的蓝布包袱。

这是一块长方形的毡子，长约三尺，宽约两尺，毡绣上的图饰清晰可见，四周以纹饰作框，中间仿佛是一幅佛教的故事画：

一艘黄色龙舟扬帆远航，船上坐着十二位菩萨，形象各异，神采独具，船头的一位菩萨尤其突出，他上身裸露，胸佩珠串，目正神安，一手持念珠，一手指向前方……

仔细地鉴定过后，秦天涯缓缓摘下手上的白手套，神情有些凝重，思索半晌，却迟迟没有开口。

老人十分紧张，呼吸不自觉地有些急促。

片刻之后，老人终于按捺不住，故作镇定地问了一句：“怎么？这毡子不是宝贝？”

“哦，那倒不是！”秦天涯的神情有些复杂，缓缓地说，“这应该是南北朝时期的一幅匈奴毡绣，很珍贵！”

老人闻言抚着胸口，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秦天涯却只是皱眉不语，心中似乎默默想着什么。

老人没有那么多想法，急忙问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那这毡子到底能值多少钱？”

“具体价值……”秦天涯沉吟道，“不好说！”

“什么意思？”老人立刻又紧张起来。

“因为这种毡绣近几年市面上很少见！”

“啊？”老人略显失望。

“不过，保守估计在300万以上。”

“什么？300万？！”老人吼了出来。

这个数目显然远远超出了老人的心理预期，由于过度震惊，他瘦骨嶙峋的大手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着。

“是的，老人家，你发财了！”秦天涯勾起嘴角，饶有深意地微微笑着，心中计议已定。

老人此时有些不知所措，犹豫片刻，他忽然咬牙问道：“那，那你买吗？卖给你吧！”

秦天涯顿时哭笑不得：“我可买不起。”

老人的表情不禁有些阴晴不定：“那，那怎么办？300万啊！我是不敢再带着它满街走了！”

秦天涯思忖一下，不动声色地说：“我可以帮你联系一家拍卖行，在那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

之后的事情就不用细说了，因为沈以德已经十分了解，首先拍卖行接受了委托，然后在拍卖会上，他自己以480万的高价拍得了这幅毡绣……

“这么说，这幅毡绣是你送到拍卖行的？”沈以德不动声色，“你是想告诉我你是一个高尚的人吗？”

秦天涯摇头轻笑：“坦率地讲，我是一个纯粹的人，只要能达到目的，我可以使用任何我想使用的手段！”说到这里，他正色道：“事实上，作为毡绣，它值480万；可作为藏宝图，它是无价之宝！”

“你的意思是说，你捡了西瓜，所以不介意把芝麻还给那老头儿？”沈以德毫不客气地说。

匈奴王宝藏

“这没什么不对！”秦天涯耸耸肩，理所当然地说，“毡绣本身的价值是那老头儿应得的；而隐含的藏宝图是我发现的，属于因我而生的额外价值，所以跟他没关系，理应归我所有。”

“你这个说法倒很有趣。”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结局。”秦天涯无所谓地扬了扬眉，“那老头儿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即便我告诉他这是藏宝图，他也根本没有财力、物力、能力去寻宝！所以只不过是徒增烦恼罢了。宝藏对于他来说，根本是个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远不及拿着480万回去，高高兴兴颐养天年来得实在。”

“就算是这样吧。”沈以德忽然似笑非笑地说，“可是如果你认定这是一幅藏宝图，那你也完全可以把毡绣复制下来，何必要告诉我？找到宝藏独享不是更好，何必与人分享？”

“可问题是，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哦？”

“我刚才说过了，寻宝需要财力、物力、能力！”秦天涯坦率地说，“而我，只有能力！”

“哦，说到正题了。”沈以德故意说，“原来是看上了我的财力！”

“不错！”秦天涯毫不讳言，“匈奴王阿提拉的宝藏可是一笔大买卖，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没有办法找到的！我需要招募顶尖的人才，组建一个精英的团队，需要大量收集线索，建立有效的数据分析系统，以及频繁地进行实地考察等等，而这一切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

沈以德只是呷了口茶，眼皮也不抬一下。

“坦白地说，藏宝图在我个人手里是毫无用处的。即便真的找到了，我也无力处理善后、运输、法律等一系列后续问题。”秦天涯直接切入主题，“所以，只有和沈氏集团这样势力范围遍及全国的大财团合作才是可行的方式。”

沈以德抬起眼皮，慢慢地说：“沈氏集团确实遍布全国，可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

说到这里，沈以德的目光忽然凌厉起来，如同一把出鞘的剑，让人不寒而栗：“就算你前面说的都对，可据我所知，这世界上的宝藏虽然多，但被成功发掘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时候，宝藏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金钱来支持你做这种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呢？”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沈以德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说白了，寻宝这种事也没个准儿，不可能你随便忽悠两句，我就去当冤大头吧！

秦天涯毫不回避地迎上沈以德犀利的目光：“不错，沈氏集团现在如日中天，可

是如此庞大的财经帝国牵一发而动全身，它的运转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来维持。而天有不测风云，有朝一日如果资金链一旦断裂，那么……”

沈以德一言不发，面无表情。

秦天涯适时地抛下最后一句：“所以在自己如日中天的时候，着手为自己准备一笔秘密的财富以备不时之需，这应该是个明智的选择。”

一丝复杂的神色乍然在沈以德脸上划过，不过很快就消失不见，如投入水中的烛火，瞬间便已熄灭，他淡淡地说：“你很会说话。”

“我说的都是实话。”秦天涯说。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我会找一位专家来跟你谈这件事。”沈以德十分冷静地说，“在他给出意见之前，我一分钱也不会掏！”

秦天涯点点头，心中雪亮，这只老狐狸，摆明了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不等秦天涯开口，沈以德忽然话锋一转，说起了一件似乎毫不相干的事：“你听说过‘鱼失水，龙无尾’吗？”

秦天涯微愕，有点儿摸不清沈以德的套路，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谨慎地道：“这是战国时庄姬进谏楚王的隐语。”

沈以德眼中闪过一丝赞赏。

秦天涯淡淡讲道：“大鱼失水，有龙无尾，墙欲内崩而王不视。意思是说楚王后继无人，楚国存在从内部崩溃的危险。”

事实证明，秦天涯同志虽然没有拿毕业证，但是并不白给。

沈以德长叹了一口气，脸上忽然显露出从未有过的疲惫：“在事业上，也许我是成功的，可是在儿子的教育上，我是失败的。”

“你是说……”

“不错。”沈以德眉头紧锁，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我的儿子……不太成器！”

秦天涯默默不语，纨绔子弟又有几个是成器的？

“你们都不知道，表面上风光无限的沈氏集团，其实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

谈到儿子的时候，沈以德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大亨，而只是一个充满焦虑的普通父亲。

不由自主地，秦天涯想到了与自己误会重重的父亲。

“不过，今天见到你之后，我有了一个全新的想法！”沈以德眼中精光一闪。

“什么意思？”秦天涯警惕地皱起眉，不知道自己对他们家的问题能有什么帮助。

“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宝藏——寻宝如同推理，寻找宝藏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人心智和意志的一种磨炼与考验！”沈以德目不转睛地盯着秦天涯，“你说是吗？”

匈奴王宝藏

“是……是吧。”秦天涯忽然觉得头皮阵阵发麻，因为他隐约猜到了沈老板的意图。

果然，沈以德开口了：“我打算让我儿子去磨炼磨炼！你看怎么样？”

本着“我不入地狱，谁爱入谁入”的原则，秦天涯打算装傻，硬是不接茬儿，拒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可惜沈老板眼里却不揉沙子，他微微一笑：“我想你也不会拒绝，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儿子就拜托你了！”

秦天涯心里不禁暗骂了一句，但他向来是不做亏本生意的，心念一转，已经想到了另外一件事，立刻说道：“那好吧！另外，还有一个寻宝的人选我也已经物色好了，只不过这个人恐怕有点小麻烦。”

“什么人？”

“他是我的朋友，外号叫黑客，是个电脑奇才，入狱前是知名软件公司的首席设计师。”

“入狱前？”沈以德眯起眼。

“是的。”秦天涯不太自然地清了清喉咙，“两年前因为一次……呃……意外事件，他把一个男人打成了重伤。”

顾虑到老友的面子，秦天涯故意使用了“意外事件”这种含混的字眼。毕竟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头顶的颜色实在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幸变成了绿色，那么引发一些暴力事件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只不过……这种事似乎就没必要广泛宣传了吧。

“那么你想让我干什么？”沈以德眉头微皱。

“他的刑期还有半年多。”秦天涯停了一下，说出了自己的目的，“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为什么非得去监狱里捞人？”沈以德有些嘲讽地说，“难道监狱里总是特别卧虎藏龙？”

听他这样说，秦天涯知道他是答应帮忙了，微微一笑道：“有极端才华的人，往往也有极端的性格！”